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“大柏树”地名个来历

文 / 沈锡伦

上海虹口区有个地方叫“大柏树”，选个地方是个交通要道，北通吴淞，东到五角场，朝西南通到虹口足球场。实际浪向选个地方并既没长得大来死个柏树，葛末为啥道理要叫“大柏树”呢？

“大柏树”本生【sang】勿叫大柏树，老里八早个辰光，伊叫“大八寺”。拉拉上海闲话里，大柏树、大八寺读起来是一个样，写起来勿一样，意思也勿一样。五十年前，我拉拉复旦大学读书，每个礼拜回屋里伊要经过大八寺，选个地方周围是农田、农舍，从来既没看见过啥个寺，“大八寺”实际浪向搭寺庙混身勿搭界。乃末又滑稽了，“大八寺”帮个地方既然既没寺，又哪能会得叫“大八寺”个呢？

“大八寺”地名个来历搭抗战有关系。1931年9月18日，拉拉沈阳

发生了九·一八事变。1932年1月28日，上海虹口日租界的日军(阿拉小辰光，大人叫日本人“东洋人”，叫日本兵“东洋兵”)悍然进攻闸北，天通庵路一带成了一片火海，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、军长蔡廷锴个指挥下奋起抵抗，选个就是历史浪向老有名个一·二八抗战。蒋歌辰光，上海老百姓挤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。日本侵略军攻来攻去就是攻不下十九路军个防线，只好调集援军拉拉江苏太仓浏河口登陆，朝上海市区推进，并占据了现在称作“大柏树”个交通要津。当时辰光，帮个地方既没名字个，东洋人根据伊个地理位置，搭伊起了个名字叫“大八寺”。选个“寺”字是日本汉字，读【tsuji 沪音：子期】，意思是“十字路口”，阿拉中国既没选个名字(早期个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勿收

选个字，到2002增补本才收)。依看，逸仙路搭仔中山北路(当时辰光叫西体育会路)、邯郸路搭仔中山北路阿像两个老大的“八”字？上海人再根据“大八寺”个上海闲话读音，记作“大八寺”。帮能一来，选个既没寺个交通要津就好像有了一个寺叫“大八寺”了。

1983年，有一位老人写信拨拉有关部门，提起帮桩往事。老人讲，大八寺选个地名留有东洋兵侵略上海个痕迹，建议改名。有关部门接受了选个建议，拿“大八寺”改为拉拉上海闲话里同音个“大柏树”，从此以后，“大柏树”就一直喊到现在。所以讲，“大柏树”搭长得大来死个柏树一眼也既没关系个。



沪滨码头

排排坐 吃果果

文 / 薛理勇

现在个糖拉古代叫做“饴”，是指用粮食糖化后做个饴糖。一直到1883年英商太古洋行拉拉香港开办个太古糖房，用甘蔗生产白砂糖。一直到现在，大家还拿糖叫做“太古糖”。

有了砂糖就可以做糖果了。旧上

海有交关糖果厂，有名气个“沙利文”、“马宝山”，选个两月后来合并，就是益民食品四厂，还有天明糖果厂生产个“桉叶糖”，吃咳嗽特别灵光。果糖根据配料工艺可以做出勿同个品种，名气比较响个有“太妃糖”、“牛轧糖”，伊拉是英文 toffee, nougat 个音译词。中国人自家研究生产一种“牛皮糖”，因为糖里向含有猪油成

分，吃口特别韧，有弹性，黏度强，后来上海人就拿有种纠缠不清个人叫做“选个人像牛皮糖一样”。我小辰光顶顶欢喜吃一种叫“米老鼠”个奶糖，吃起来有一股特别浓个奶香味，由于“米老鼠”是美国“迪士尼”个专利，拉拉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前，中国人就拿“米老鼠”改为“大白兔”。据讲，1972年美国访问中国，拉拉上海发表《中美上海公报》以后，周恩来总理还拿“大白兔”奶糖当作礼品送拨拉尼克松总统呢。

11路电车到外滩

文 / 孔强新



老里八早

徐家汇屋里向出发，到外滩去白相，伊是靠11路电车。啥叫11路电车？就是自家个两只脚。选个辰光，徐家汇只有一部2路有轨电车，叮叮当当从徐家汇经过淮海中路，穿过金陵东路，末脚到仔外滩十六铺。

开始辰光，阿拉勿认得路，只晓得跟仔2路有轨电车屁股后面跑。淮海路浪交关闹猛，一月份商店门面花花绿绿邪气，一路走一路看，也勿觉着厌气。拉拉金陵东路两旁是廊楼，太阳晒勿着，落雨也淋勿着，走走蛮适意。走到金陵东路头里向，外滩就辣眼面前了。金陵东路1号，是卖船票个。沿海到宁波、定海、温州去，内河到汉口、重庆、九江、南通去，船票伊拉选个地方买。每年春节排队买船票，轧得一塌糊涂。阿拉有辰光买好船票后，顺便便伊要到外滩兜一兜。穿过中山东路，立辣外滩防护堤旁边，只看见江面浪一歇歇有艘大轮船开过来，一歇歇有只小火轮搭仔驳船，像拖着一串大闸蟹，突突开过去。几只薙白个江鸥也辣

江面浪向飞上飞下轧闹猛。阿拉年纪小，只晓得日里向外滩好白相，后来人长大了，方才晓得外滩夜景更加熾：除脱江面开过个轮船灯火辉煌，活脱似一幢幢移动个水晶宫，江堤旁边一对对男男女女多得像插蜡烛。嘻嘻，伊辣轧朋友。依或许要问，徐家汇到外滩老远老远，明明有电车可以乘，做啥要跑路？阿拉勿怕退招势，实在是为了节省两张钞票，一来一去三角洋钿车票，可以买二斤大米了。选个辰光，力气勿稀奇，稀奇个是钞票。爷娘赚得少，阿拉去外滩白相，开勿出口讨车票，只好辛苦两只脚了。

辰光长了门槛学精了，晓得抄近路到外滩去白相。后来，2路电车改道了，从卢家湾到十六铺。阿拉勿像过去介笨，跟牢电车绕圈子，多跑冤枉路。阿拉先从肇嘉浜路走到打浦桥，经过卢家湾，穿过斜桥，再从南市老西门搭仔人民路跑到外滩。选个抄近路门槛是跟踏三轮车工人学来个。阿拉爹爹带仔阿拉从乡下乘轮船到仔上海十六铺码头以后，碰巧夜里向既没电车了，或者行李重，就叫三轮车。阿拉小辰光到外滩去白相，去看大轮船，靠个是11路电车，虽然跑得邪气吃力，现在想想，也是蛮扎劲个。

麟康画



收集糖纸头

文钱乃荣

帮个辰光辣五十年代，一进弄堂旁边勿远个食品小店，我个小小眼睛就勿由得盯牢了帮一排排个糖罐罐。帮个是一个个长方形大玻璃瓶，每个瓶面对辣顾个是个方形个底部，我看到个是瓶里排得整整齐齐个长方形个糖果，除了什锦糖果是散摆个以取五光十色以外，每个瓶子里伊是一种糖，一粒粒安排得介细心齐整，足见一个时代个认真。一只只瓶横排辣架子浪向，上下

可以排好几排，五颜六色，气象万千。作兴是出于幼小心灵对糖果个神往，每趟吃了糖果以后，还舍勿得拿糖纸头捋脱，择其佳者让伊拉舒舒服服个躺辣我用过个课本里，每一页夹一对。帮点糖纸头，居然也因为夹辣课本里啵园过了“文革”，闯过了发大水告几趟趟场，保存了五六本。到七八十年代，再由我个因儿编下去。现在再翻翻帮点糖纸头，每一张伊是一个甜蜜个回忆。



收藏

老课本欣赏

晶华手里拿了交关雪，堆成了一个既没脚个雪人。第二天早浪向，晶华刚刚从床浪爬起来，太阳已经照满了院子。伊想起了昨日帮个雪人，豪燥走到院子里去看，勿料地浪向只有水，再也既没寻到帮个雪人了。伊喊道：唉！既没脚个雪人，伊哪能阿会得跑脱个啦？



国际大都市的地方文化保护

文 / 陶震 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副教授

民间热议多时的公交车上海话报站终于与公众见面了。首期在三条线路上试行，一条在浦东，另两条在浦西和松江。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，有没有必要使用方言呢？

国际大都市与方言，听起来似乎是两个极端，实际距离却并不十分遥远。有一句话叫做“民族的才是世界的”。所谓国际化大都市，指的是他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，呈现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。多元文化，自然也包括了本土文化，而且本土文化应该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一股力量，否则所有的国际大都市都会趋同，变得毫无特色，从而失去其独特的魅力。既然国际化并不

是要抹去上海的个性，上海话报站应该看作上海人向世界介绍自己的一个窗口。事实上，许多国际大都市都没有忽略地方文化建设，香港一直采用粤语报站。新加坡的情况更为复杂，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：英语、华语（即汉语普通话）、马来语和泰米尔语，同时新加坡十分注意保护“母语”，所谓母语，包括闽南话、粤语、客家话等等汉语方言，许多新加坡华人都能流利地使用他的母语、华语和英语，以适应不同的交流对象。美国的例子可能更为极端，尽管在公众的印象中，美国是一个英语国家，实际上，美

国并没有“官方语言”。据说陆谷孙先生在美国的时候很难看懂当地的电视节目，因为大量的电视节目都是方言播出的。这些城市和国家，并未因其方言色彩而褪去了它国际化的实质。上海的历史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从1842年起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移民连同他们的文化，在半个世纪里影响着上海的本土方言及其文化。据统计，今天的上海人中80%是移民的后裔，可是他们拥有同一个名字：“阿拉上海人”，他们使用同一种方言：上海闲话。

上海话报站是上海人希望保护

本土方言的一个反映。语言学家认为，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在13岁以前。可上海的实际情况是，大部分人从3岁左右进入幼儿园，一直到22岁左右大学毕业，在这段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，多数人是在学校中度过的。由于学校有明确的规定，不得使用方言，上海的儿童、青少年，接触上海话的机会少得可怜。90后、00后的上海人很难再流利地使用他们的母语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随着上海话沦落为一种家庭语言、菜场语言，上海话的地位会进一步降低，生存空间会更加狭小形成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

而是中国大部分地区方言的共同困境。

所以保护上海话或者说保护方言，就需要我们增加方言在公共领域的使用，增加地方文化的教育，增加广播电视媒体中方言节目的时间。浙江等地用方言播报的新闻节目收视率一直位居前列，可见它有很广泛的社会需求，也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方言的使用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，毕竟普通话作为一种教学语言和汉语的标准语，它的地位是任何方言都不能替代的。



沪语论坛